

北軒筆記
彭文憲公筆記



北軒筆記

陳世隆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北軒筆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北軒筆記一卷

元陳世隆撰。是書前有小傳。不知何人所作。稱世隆字彥高。錢塘人。宋末書賈陳思之從孫。順帝至正中。館嘉興陶氏。沒於兵。所著詩文皆不傳。惟宋詩補遺八卷。與此書存於陶氏家。今宋詩補遺亦無傳本。惟此一卷僅存。所論史事爲多。如論西伯戡黎。力辨委曲回護之說。論魯兩生不知禮樂。論胡寅譏劉晏之非。論秦王廷美生於耿氏之誣。論周以于謹爲三老。有違古制。皆援據詳明。具有特見。至所載僧靜如事。則體雜小說。未免爲例不純。是亦宋以來筆記之積習。不獨此書爲然。然不害其宏旨也。

北軒筆記

錢塘陳世隆彥高輯

宋臺始建。謝瞻爲中書侍郎。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瞻見其賓客輻輳。謂曰。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今勢傾朝野。豈家門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謂宋公宜賜降黜。以保衰祚。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嬉笑。以絕其言。及宋公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隆。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謝瞻之於兄弟。劉鎮之之於叔姪。顏延之之於父子。雖品格不同。而教戒俱有至理。居盛滿者。不可不熟味其言。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觀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却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閒只端明不愛錢邪。於是盡其錢創一井亭。以便行客。只一不愛錢可竝端明。亦可以醒端明。要非端明不能有此僕也。不意君實秀才之外。復有此一等人。

伍子胥進伯嚭。伯嚭卒讒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雖然。始之信之。知人固未易也。

寧州頻歲飢疫。五苓夷強盛。遂圍州城。李穀病卒。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荀崧都督荊州。屯宛。杜曹引兵圍之。崧兵食盡。欲求援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周訪。訪遣子撫帥兵與覽共救崧。又唐崔旰入朝。以弟寬爲留後。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寬不能制。旰委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兵凶戰危。男子不免爲牀下伏。奇女奇妾。于黃卷中得之。吾獨爲之一快。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甘羅言。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閒多矣。蒲衣。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孿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者。三子其最乎。桓譚新論云。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天才。皆年七十餘。乃升爲王霸師。是皆學行之成於晚者。乃知生而穎異者。世不常有。或遭坎壈而失諸盛年者。猶當晚學。不可遽自棄也。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東坡謂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晉文帝爲瑯琊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宋王廩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曇冰逃匿。使提衣襍從後。津吏疑之。冰罵華曰。奴之怠行不及我。以杖捶之數十。由是得免。袁顥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昂藏於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

李穆見之以策鞭秦背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追者不疑爲貴人。與之馬俱還。是皆類於楚公子之僕者。乃知可以脫人於難。雖倒行而逆施之。未必非良計也。

考亭云。西伯戡黎。看來只不伐紂。其他事亦都做了。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如此。其說然否。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誠心委曲。至此便是至德。其伐崇戡黎。只因紂賜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故不道之國。西伯得而伐之耳。然則祖伊之奔告。謂何。蓋臣子之心。有見於興亡之會。故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慮紂之必亡。欲其改過以圖存。非謂文王取紂之天下也。觀其奔告之詞。只稱殷之不德。而不及周。則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紂。是謂曹操東征西討都做了。只未取漢。是一樣。然則孔子何私於文王。特爲溢美。後人何私於孔子。曲爲回護。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則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或曰。武王繼文王爲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紂使膠鬲視師。而曰。西伯何來。蓋武王將欲伐紂。而先戡黎也。若然。則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則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則祖伊之恐。明見其勢。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之所以爲文也。可恐而卽如其所恐。武之所以爲武也。而考亭於武之伐紂。則曰。武王於此。自是住不得。于文王以服事殷。却曰。只不伐紂。是以文王之不伐紂。反不如武王之伐紂。爲直截也。失之矣。

裝局取物。俗語謂之設法。受者非惠。與者如棄。謂之白著。王安石新法旣行。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

于譙門。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又恐其不顧也。則令妓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鬪毆。則又差兵校。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唐劉展亂紀。元載以吳越州縣賦調積逋。郡吏重斂。不約戶品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徒圍捕。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去八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此白著之名所由始也。嗚呼。元載。王安石。忍人哉。

問魯兩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其言如何。曰。兩生不知禮樂。禮樂無一事可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迨其既久。禮之用行。而樂之用達。名分定。風俗淳。百姓泰和。暨鳥獸魚鼈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已越高。惠、文、景、武而之昭矣。至此時。方言禮樂乎。則自是以前。何以爲君臣。何以爲上下。何以朝會。何以祭享。可漫無儀式。而苟以爲之乎。孔子云。王者必世而後仁。夫所謂必世而後仁也。豈三十年後始修仁政哉。行仁之久。積至一世。乃始淪浹爾。兩生不達而爲此迂談。君子固無取也。

樽里子者。秦惠王異母弟也。歷事武王、昭王。戰勝攻取。號曰智囊。顯赫尊重。卒以壽終。可謂人臣之極矣。獨可異者。其卜葬渭南章臺之東。嘗謂人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吾墓。至漢興。果建常樂宮于東。未央宮于西。而武庫正當其墓。夫秦自惠文至莊襄。越百年而始爲始皇。始皇在位。又三十七年。樽里

子之後。秦方自王而帝。開代以來。大一統之盛。而漢宮之地。已嚙定于一丘墓之間。盛衰倚伏。孰非前定。語曰。力稱任鄙。智稱樗里。自非神聖。惡能前知若此哉。

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撿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僞矣。操善之。下令不必廉才而後可用。二三子佐我明揚仄陋。惟才是舉。和洽此議。極合中道。觀其不就劉表。特從操辟。以伸此議。亦可謂知所事者。

龍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髯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煜煜者雄。角靡浪平。鼻直鬚隱。目圓鱗薄。尾壯於腹者雌。蝟毛順者雄。逆者雌。啄木羽斑者雄。褐者雌。鵲鷄五色具者雄。青黑質白斑者雌。又蜥蜴亦五色具者雄。不備者雌。牡蠣左顧者雄。右顧者雌。蜻蛉身綠色者雄。腰閒一遭碧色者雌。鼠糞頭尖者雄。兩頭圓者雌。雀糞尖者雄。圓者雌。又右翼掩左翼者雄。左掩右者雌。鵲翼左覆右者雄。右覆左者雌。燒毛內水中。沈者雄。浮者雌。蚶蛤皮麤口大身小尾麤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鰕魚雄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沈者雌。

史記公孫宏。主父偃。兩人均起于微。老于貧。方宏牧豕海上。與偃之困阨燕齊。其窮一也。六十上書而不稱旨。與晚學縱橫于謁求通。不召用。其厄同也。一旦遇合。魚水交歡。恨相見之晚。其遭際同也。宏外寬

內深陰賊險刻。殺主父。徒仲舒。偃迫齊王。懾燕趙。其心術同也。乃究其始終。一則位終宰相。封列侯。蒙身後之顯名。而延子孫之富貴。一則身死族滅。爲天下笑。使非沒人孔車。則白骨且不收矣。天之禍福。何同類而異施如此。

裴度隸人王義。當度爲御史中丞。與武元衡議討淮。蔡李師古爲淮蔡請。不得搖。陰遣人刺武元衡于道。并刺度。擊首以氈帽厚。得不死。墜溝。義爲扞刃而死。賊意度死。溝中矣。遂舍之。度免。爲文祭義。仍厚給其妻子。淮蔡許大功勛。皆以爲成於裴度。李愬而不知無王義。度與元衡同鬼錄矣。朝廷論淮蔡功。而不及義。裨官小說。安可廢乎。

天道好生惡殺。未有殺人而無報者也。人但知英布反狀。漏泄于幸姬之就醫。疑姬與隣人賁赫通。將欲捕赫。爲赫所告。及其敗走江南也。又以妻爲番君女。故走番。爲番陽人所殺。不知項羽坑殺千萬人。皆布爲首虐。故始則假手于項伯。殺其妻子。終則發難于愛姬。戮及其身。此天道之不爽者也。史稱其爲布衣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竝不聞謂王而復刑。蓋初之坐法而黥。出于無心。乃骨相之成于天者也。終以多殺而刑。乃孽由已作。非天也。故不形于相也。三人一體之中。韓彭之誅。大都亦坐妄殺之故。後世之將。可以鑒矣。

建武中。郡國羣盜竝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光武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殺一人。除其罪。吏雖逗遛迴避。勿問。但以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徒

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非帝少在民間。熟知盜情。亦不能爲此法也。

王晏外弟阮孝緒。知晏必敗。不與相見。嘗食醬美。問知得于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王晏背齊主恩。勸蕭鸞以弑。所托非人哉。華林之誅。欲嘗噉粥得乎。阮孝緒吐醬高矣。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虜認其旗幟。卽避之。累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快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旣死。其家以鐵絙繫之闌中。適遇岳祠迎神。聞金鼓聲。意爲赴敵。于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乃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曾異類之不若。能無愧乎。

伯陽生李樹下。遂指李爲姓。馬援本趙奢後。奢能馭馬。號馬服君。子孫因以爲姓。胡廣本姓周。以端午日生。不舉。用葫蘆盛之棄水。爲吳姓者所得。及長。託胡爲姓。陸羽有人得之水濱。及長。筮得鴻漸于陸。因以陸爲姓。車千秋。齊田氏族也。年老乘小車。出入省中。人謂車丞相。子孫因以爲氏。席豫本姓籍。避項羽名。改姓爲席。束皙本疎廣後。因避難去正爲束。棗據以避仇。改姓爲棘。代醉篇中。尙有姓原之可考者。茲僅錄其所見。

趙奢以田部吏爲將。破秦閼與之下。卽其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堅留二十八日不行。以懈秦師。武安君智者。豈其料不及此。及二日一夜。卷甲而趨閼與。亦已疲矣。秦人悉甲而至。未之或懈也。危矣哉。止爭先據北山上。因以取勝。固倏忽之奇乎。前此堅留一舍。二日而數百里趨利。其不至蹶上將也。幸矣。他日與田單論兵。而以正兵用衆。詘單之奇兵用寡。是乎非乎。奢以全趙爲閼與之一戰。單以敗齊完七十餘城如反掌。吾未見安平之果在馬服下也。

宜城驛有楚昭王廟。喬木萬株。多不知其名。歷代不敢翦伐。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廟後山城。卽王居也。其地獨高廣。圍八九十畝。號殿城。其磚可爲書硯。驛前有井。亦云起昭王時。每著靈異。人莫敢汲。豈以雲不移禱河非獲罪。而能於赫至今邪。袁有萍鄉。卽王昔時得萍實處。

蘇仙公。耽升雲而去。後有白鶴立郡城北樓。以爪攫樓板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公。彈我何爲。又丁令威仙去。後亦化鶴來歸。集遼東華表柱上。語亦相同。又唐玄宗時。蜀道士徐佐卿。化鶴被箭。帝幸蜀。見壁閒箭。問其弟子曰。此吾師所留。俟箭主至還之。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

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誠以恩結之。彼必爲朝廷盡死。玄宗悅用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邊節度使盡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傾覆京室。嗚呼。姦相固寵。一言可以亡國。將相中外之關。可不慎歟。

南陽僧靜如。得一古硯。置案頭。把玩閒。忽堂下一甲士長三四寸。升階依案宣言曰。吾君欲觀漁於端溪。僧其避之。隨有漁人六七輩。長如甲士。撒網於硯池。一將軍長五寸許。與左右三十餘。升硯指揮。頃時網起。獲魚數頭。遽命廚人促膳。將軍指僧謂左右曰。此亦可烹。以益魚席。靜如怒而大罵。卽滅無有。俄有甲士擁之以去。倏忽入一宮。見前將軍坐而怒曰。何物大膽。乃敢驚余。其置之死。於時宮中火起。僧因得逸。聞有謂之者曰。助汝金以快爾心。又曰。爾胡不爲宋郊。僧夢覺。身臥堂下土穴旁。於是命徒持鋤開穴。得一蟻冢。思助金鋤也。又感郊渡蟻事。遂掩而不毀焉。

趙隣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有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宅以生。其僕趙延嗣。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給之。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於李翰林碩。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交。不能恤其孤。不逮汝遠矣。卽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嘗讀李善王成傳。救主孤于患難之中。皆古來奇男子。而延嗣拮据瞻養隣幾三女。且不敢一面及長而走京師。訪主故交。謀適良士。何其從容有爲若此。乃知成仁取義。必皆無所爲而爲者。彼延

嗣亦何知天下後世咸高其行誼邪。

魏文帝既立爲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否君子於此有以占其器之不宏矣唐莊宗入梁喜不自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有以知其業之不遠矣嗚呼二君何足道哉劉先生之得蜀也於涪置酒大會謂龐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昔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出統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先主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先主襲奪璋土權以濟業昔人譬之斷手全軀何樂之有而酣醉中失辭如此季漢之不能恢復舊物其器亦有所未優乎而吾子亞子輩何譏。

善謀者如弈之布子子定而勢從之勢定而翕張從之翕張定而勝從之昔漢高都關中據天下之勢從袁生出廣武以致敵人之從是也羽已得關中而更棄之則韓生以爲沐猴而冠故曰凡與人鬪不扼其吭而拊其背而能勝者未之有也昔諸葛公欲據荊州以爭天下而曰跨有荊益保其險阻東和孫權西交馬韓待天下有變一軍出宛洛一軍向長安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諸葛公之志諸葛公之事也及據荊不得而定都成都觀其厝置頗大和孫權安南中撫輯蜀土屯田渭濱使諸葛不死走生仲達者關中寧可保哉關中既破許昌瓦解又安在無土不王故其興華歆王朗一書精明果確舉朝心悸膽落莫知稅駕之所夫操之臨死何爲而呻吟泣涕畏諸葛也分香賣履有求爲黔首不

得之念。知丕等不足腥健兒衣食也。操實蹙死於漢中。而史諱言之。視公如龍。視操如鬼之論信矣。雖然。亦不都荊州之失也。

唐劉晏領度支。死之日。籍錄其家。惟雜書二乘。米麥數斛而已。史稱其理財。以養民爲先。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百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復振。晏有勞焉。是幹國之臣也。特以功名日盛。眷遇日隆。故媚嫉之人。如常袞輩者忌之。至其誅死。則因昔勘元載。鞠獄伏誅。而其黨楊炎坐貶。後炎專政。銜私恨爲載報讎。遂誣搆以死。而天下冤之。使晏不勘載事。雖理財固不死也。勘載事卽不理財。固亦死也。胡致堂乃謂晏以理財而死。遂謂是言利背義之爲害。若天道報惡者然。將使司國計者。不以足國爲務。而徒以不言利爲高。則國亦何利焉。嗟乎。兵以平亂。乃不論丈人之師。弟子之師。而徒曰兵者老氏之所忌。是天下無兵也。刑以詰奸。乃不論出於哀矜。出於苛刻。而徒曰皋陶之無後。爲主刑也。而遂有縱盜賊以爲陰陽者。是使天下無刑也。而可乎。龍逢比干之死。亦未必言利背義之爲害。甚矣胡氏之說。不當事情。不可以爲訓也。

禮有諡。自堯而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諡。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制諡。不如名著。舜者准也。循也。禹者補也。湯者攘也。文武皆以其長言之。二王豈不能兼文武者哉。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諡。至周始加諡。而有幽厲之名。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焉者也。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諡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諡號。在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諡。蓋始

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諡號踰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袁傖謂廟陵玉冊。皆已刊成。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諡號益衍而廣。皆準唐爲例。非古制也。

後漢趙岐字邠卿。初名嘉。少負節概。妻馬氏。外戚家。馬融兄女也。岐鄙融。不與相見。仕州郡。以廉直見憚。年三十。以重疾臥。蓐七年。嘗敕兄子曰。丈夫生世。退無箕山之操。進無伊呂之勳。天不與我。復何言哉。我死可立一圓石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疾愈。京兆尹延篤引爲功曹。與京兆尹唐瑑。以怨謗有郤。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匿跡。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仁孫嵩。年二十餘。見岐密問曰。子似非賣餅者。倘有重怨。或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也。閣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其名。具以實告。嵩卽迎歸。白母曰。出門得一死友。上堂饗之極歡。日匿之複壁中。數年。嘗作扈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得赦。拜并州刺史。復羅黨錮。獻帝時拜議郎。與平中。自乘牛車。往說劉表。令將兵衛朝廷。時孫嵩亦寓表所。不爲禮。岐力薦爲青州刺史。時曹操爲司空。舉岐自代。乃拜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自畫像爲主。其雅志如此。著書甚多。亦漢末一奇士也。

予閱宋昭憲太后本傳。生邕王光濟。早死。次太祖。太宗。秦王光美。夔王光贊幼亡。又燕國。陳國。二長公主。

則廷美爲昭憲出無疑矣。比廷美被讒，太宗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廷俊，而廷美傳言，涪陵公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此又若廷美真非昭憲出者，何也？蓋廷美之出於昭憲，路人知之。廷美之致禍，則昭憲貽之。金匱之詔曰：「汝百歲後，當傳位於汝弟。」嗟乎！太宗不能一日忘情於太祖，能一日忘情於廷美乎？反覆廷美始終，未嘗有一顯罪確情，如淮南、江都之逆戾也。初告秦王驕恣，將有陰謀，陰謀何謀也？王通輩以告驟擢美官矣。王榮輩以交通安置矣。比趙普以私怨恨盧多遜，不藉廷美，則不中太宗之妬。不藉廷美，以中太宗之妬，則中多遜不毒。趙白懋德明之報，多遜弓箭之遺，淮海犀玉之索，潘潏銀盃錦綵羊酒之私，皆一時廷臣羅織成之。廷美何罪？傳又云：「趙懷祿私其同母弟趙廷俊，夫廷俊果耿氏出，天下莫不聞。何必太宗嘵嘵然鳴之於大臣，大臣嘵嘵然鳴之於羣臣，又孰敢謂廷美昭憲出也？況彼時宰相普也，普言亦何可信乎？且太祖下滁，宣祖尙無恙，未幾而帝以太祖之仁孝，忍使其父有壯子之媵妾，改適他人者，夫既已適他人矣，已爲失節之婦，而陳國夫人之號，又孰崇之？蓋太宗一時爲塗面之言，以遮飾謀殺廷美之故。當時諱之，史臣難之，故其紀錯亂而矛盾，使後世疑之必辨之，則太宗之殘忍，趙普之險惡，廷美之冤憤，昭然如日月之行天，萬世不能掩也。」

世傳漢高溺戚姬之寵，遂欲奪嫡，然否？曰：此自有說。蓋高帝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見惠帝懦弱，不足以承大業，而已與呂后，年皆漸高，恐新造之邦，反側未定，諸強功臣，又皆在列，一旦身死，而太子不能爲駕，